

# 研讨实录

第 133 期

133

陈启宗：当前中美关系和香港问题  
座谈会：如何应对制裁，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〇年八月

##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993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2007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年和2010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本基金会 8 月 3 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 161 期上海发展沙龙，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先生作了题为“谈当前中美关系和香港问题”的演讲。他指出，美国立国之初就是孤立主义的国家。美国历史上三分之二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孤立主义的状态，从来不是一个很自愿的国际主义的国家。美国出来担当重要角色，是二战之后被逼出来的。所以美国回到孤立主义，不过是回到原来的坏习惯去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欧陆国家早晚不会跟着美国走，美国会因此被动地孤立自己。华为是二战之后，世界上第一次有企业可以把美国在信息上的垄断拿掉，这是美国恨华为的原因。抖音是很有代表性的，特朗普就是要把世界一分为二，华为是硬件，抖音是软件。希望抖音这个事，能够让中国很多做企业的朋友头脑清醒起来。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原因很简单，没有另外的

选择，新加坡无法取代香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靠的是内地的大企业。

本基金金 8 月 5 日举办了主题为“如何应对制裁，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小型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上海银行原副行长王世豪，上海银行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陈蕾，金融市场部见习总经理助理王圣垚，兴业证券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席首席分析师王轶君。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了座谈会。专家们认为，中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对美国的影响也非常大。美国如果离开香港，就等于部分放弃了亚洲市场，美方还是要考虑到经济利益的。今年到现在，港币的近期走势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主要的原因是港币利率比美元利率高，以及资本市场对港币的需求。对于未来港币的趋势，港币大幅贬值的预期现在看起来比较低。总体来讲，市场目前预期联席汇率在未来还是会保持的。未来香港仍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作用可能会有所削弱。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 目 录

|                                  |    |
|----------------------------------|----|
| 陈启宗：当前中美关系和香港问题.....             | 1  |
| 座谈会：如何应对制裁，保持香港国际<br>金融中心地位..... | 28 |

## 当前中美关系和香港问题

恒隆地产董事长 陈启宗

上海发展沙龙第 161 期 2020 年 8 月 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你们参加这次视频沙龙。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先生做我们的演讲嘉宾。他在各个方面的名声都非常大，这次他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香港问题”。最近中美关系像自由落体式地下坠，美国方面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举动、新的挑衅、新的打击。再有，我们的安全法 7 月 1 号正式生效了，后续香港会怎么发展？这两个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下面就请陈启宗先生给我们讲一下。

**陈启宗**（恒隆地产董事长）：讲中美关系之前，我先把背景简单提一提。现在世界实际面对的难处，绝对不只是中美关系而已，当然大家在内地，

---



对中美关系最为敏感，这也是世界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但是还有一些不一定完全是政治问题，却又直接影响到很多双边关系的。

我觉得现在有八件事对世界构成极大的威胁，会使世界变得乱七八糟，而且会死不少人。第一个是天灾；第二个是气候变化；第三个是瘟疫；第四个是恐怖主义；第五个是网络战争，每天都在进行；第六个就是热战，用枪用炮的战争；第七个是金融的崩溃；第八个是科技为人类带来的不可预料的不良影响。这八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记得大概八九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演讲，史密德先生看了这八点之后，说这八点每一个都会来，但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哪一个后来，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绝大部分是避免不了的。这八个问题都是老问题，只有网络战争是新问题，其他都是和人类同处了几千年，可以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越来越厉害了，比如说恐怖主义、恐怖事件，从前是一个人杀一个人，现在一个人可以杀一城的人，严重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

我再举十个世界性的大问题。这十个大问题不

---

一定叫人死，但是这十个问题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的背后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科技方面带来的好多道德问题、不确定性问题、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金融的崩溃。我现在担心的是美国的两件事，首先是美国人在世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其次是美国的货币也会因为信心的失去而走向崩溃。要是美元崩溃，就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现在的量化宽松，我也不知道到多少了，那个简直是离谱，当然有瘟疫带来的可以理解的需要，但不可能没有后遗症。美元的不崩溃是建立在一件事上，全世界今天就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信心。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话，说世界经济就是信心两个字，我非常同意。不只是经济建立在信心上，甚至很多其他方面都建立在一个点上，就是信心。这个信心是很脆弱、很容易崩溃的，一崩溃很可怕，中国要思考怎么预防这个事。

第三个就是全球化的逆转，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了，反正几千年来，世界就是循环的，全球化、逆全球化，两个都是相互交替的。这有政治的一方

面，也有经济的一方面。要是你去看看历史，1945年前世界主要是多边的，1945年之后到1990年是双边第，1990年之后可以说是单边的。但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格局又有大的改变。

第四个就是国际机构的失败，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科技的原因，世界变得很快，任何一个机构都是一个相对静态的东西，人类的组织和结构不可能像科技变得那么快。所以国际机构都是在慢慢衰败，除非有像战争一样的事件，才能重振。

第五个是大规模的移民潮。我们五六年前看到的移民潮，不过是开始而已，真正的移民潮还在后面。这方面，我们在香港有点经验了，因为越南的移民很多在香港。移民潮对欧洲的影响，是无可估计的。

第六点是美国在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衰微了，越来越下降了。这会给全球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也是影响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相信美国道德领导地位的下降，会逼美国往孤立主义那边去走，这是今天世界上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不表示好或者不好，我不过是把事实讲出来。总而言之，

---

美国越来越往孤立主义方向走，既是中美关系的因，引致中美关系越来越不好；也是中美关系的果，中美关系越来越不好也会逼着美国越来越往孤立主义走。

第七个是今天的欧洲正在经历着极大的变化。我记得大概五六年前，我在基辛格的写字楼聊天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欧洲怎么了？他说欧洲完蛋了。我说真的吗，没有可能吧，没有这么快吧？他说完蛋了。我其实很同意他的说法。我说有前途吗？他说没有前途。我说有出路吗？他说没有出路。连基辛格那么厉害的人都这么说，说明这是人心所及啊，历史就这样走过来的，你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它不发生。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聊起这个问题，他说一战欧洲死了半条命，二战把另外半条命又打掉了。在德国前总理的心目中，欧洲根本不存在，欧洲是无关痛痒的。这些事，我对他们两位老先生都非常认可。

但是我个人最近的思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认为欧盟一定会有极大的变化。特朗普上台之后，外交和黑社会完全是一个做法，外交只不过是戴一

个白手套来打人。几十年来，美国是老大，欧盟是小喽罗。因为旁边有个苏联，很可怕的，我保护你，大家互相保护，我付钱，你是在前线的喽罗，所有小喽罗对老大一定是尊敬的，你不听他的，绝对有后遗症。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跟黑社会老大和小喽罗的关系完全一样。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收钱了，关系就变了，从前他是你喽罗，现在他是你客户，现在要交保护费，这个关系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开小店的，要交保护费，但是我认为是认为旁边那个老大——现在是俄罗斯——其实不那么凶，可以谈，我就不愿意交保护费。你这个老大要交保护费，比俄罗斯还要凶，我挨他那边去，可能安全一点，关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欧洲现在要建军、扩军，绝对是不可逆转的事，马克龙已经说过，默克尔也说过。美国现在不愿意他们这样，欧盟自己干了，就不交保护费给我，就更不听我的话了，所以这个还在微妙的过程里。但是这些事，在我们面前都会很快发生。不只是欧盟会扩军，我认为欧盟很有可能会重组。

第八个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提出了西

---

方和东方同时强大时如何互动的问题。去年我在上海时提过，上一次东西双方都强大的时候，大概是两千年前，当时东方是汉朝，西方是罗马帝国。当时科技水平很低，接触面不多，不构成太大的问题。总而言之，中国的崛起就成为两千年来，第一次东方和西方同时强大，而且是要同时存在、互相依存的局面。东西方之间在文化、文明上的差异，成为极大的问题。

第九个是道德。历史告诉我们，每次一个文明的下降，都是和道德沦亡相连的，有些事不能越界。现在在西方社会里就完全离谱了，道德沦亡绝对是文明，特别是西方的文明，一个下降的先兆。

最后一点，就是理性时代的结束。理性时代大概从文艺复兴之后，带来了科技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理性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在社会科学方面，理性的社会因为各种原因，如宗教的原因、科技的原因、民主的原因等，开始衰微了。比如说现在心理病，精神病，特别厉害。我弟弟是哈佛的，他跟我说，现在哈佛大学毕业的本科生 70% 需要某种程度的精神治疗。耶鲁大学现在最热门的

---

课就是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现在精神疾病病特别的严重。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在理性时代人类社会除了科学和技术之外，其他方面是衰微的，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这十点背景讲过之后，大家也能知道我为什么对中美是这样一个看法。我去年也跟你们提过中美关系，去年到今天，发生的事在是太多太快了。你说陈先生预料得到吗？预料不到，方向预料得到，但是速度和离谱的程度绝对预料不到。现在美方是非常故意掉到“修昔底德陷阱”里去，哈佛大学发明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今天绝对是美国先动手了，因为他是第一大国，会带头动粗，这些事都在发生。

我朋友是新加坡外交部长，他大概半年前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美国今天为什么恨华为？因为华为是二战之后，世界上第一次有企业可以把美国的信息垄断拿掉，就那么简单。我说这是一针见血。这就讲到香港的国安法了。香港 100 多年来就是间谍中心，情报中心。要是华为在科技上把美国的垄断地位拿掉，香港是最靠近中国内地的

---

情报中心，这也在地域上给美国做了相当的限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国安法有这么离谱反应的一个原因。

中美关系我就不多讲了，我只说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往孤立主义走？我就谈这么一个问题，其他的去年都谈过了。贸易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整体上是第三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是科技问题，竞争问题，因为这影响了国防和军事力量。第二层次是金融的对弈，特别是是货币的博弈，第三才是贸易。

美国为什么越来越孤立主义？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孤立主义的国家。二战之后，他是从自己的壳子里跑出来，要在世界上担当一个角色。之前他就是单边主义，惟我独尊，认为我是特别的，别人都一样，就我一个人不一样，整个美国西边都是我的，其实很多都不是他的，是他从墨西哥手上抢过来的。1904年美国还是延续孤立主义，在西奥多·老罗斯福总统的时候，美国与欧洲基本上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不摸我，我也不摸你。到20年代，美国根本不要和世界做贸易，最



后才是 1929 年到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大崩溃。很多人不注意这个事，到今天为止，美国一直欠联合国的会费。22 年前左右，赵小兰接待我，当时她还没有成为像今天这样的大人物，她上午带我看赛马，下午两夫妇带我去吃饭。那时候我想说服他们，让他们说服美国付联合国的会费，那是 1990 年以后。前两年我在美国见到参议院院长，我说我劝你要交联合国会费，到现在你们还是欠会费。美国其实历史上，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孤立主义的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很自愿的国际主义国家，是二战之后被逼出来的。所以他回到孤立主义去，不过是回到坏习惯去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一方面，就是他自愿地往孤立主义走。还有一方面，美国以往几十年越来越离谱，像小霸王一样欺负别人，大家被你欺负久了，就对你有意见。讲个小故事，今年 1 月份还可以旅行的时候，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大使经驻香港总理事介绍，他跟我聊天。我说，你是自虐狂。美国人打你呢，你澳大利亚是主权主义，你绝对有地位，你选择你要走的路，但你宁可被美国虐待，也不要听中国人跟你

---

说不要伤害中国 14 亿人口的感情，非要自虐也没有办法。我说话比较凶了一点，美国这方面也慢慢让世界其他国家失去信任。现在英语国家基本上还是美国的死党、铁杆，特别是英国，英国在欧盟的门口，没有一个靠山也不行。澳大利亚很为难，东西不卖给中国卖给谁？印度哪里有钱买那么多？澳大利亚没有办法。新西兰不用说了。加拿大在美国旁边，没有办法。

我认为关键所在是欧陆国家，欧陆国家早晚不会跟着美国走，这样美国会被迫孤立自己。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没钱，借贷过多，印钞票过多，没有钱就很难做老大。现在美国的产油量比沙特还要多，所以美国对中东的兴趣也慢慢减弱。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美国担心俄罗斯在中东的地位，第二个就是保护以色列。除了这两个原因，美国对中东的兴趣越来越减少。如此种种，无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有强大的诱因使美国往孤立主义方向走。世界舞台上谁是老大呢？美国想做老大也慢慢的做不了了。美国现在很笨，真的不需要把中国推到对立面，中国没想跟你闹。最近发生两件事，第一个

就是美国联合欧盟国家跟英语国家；第二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中国和俄罗斯是敌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真的要走到一块了，这真是美国做的很傻的一件事。

要是美国失去领导地位，谁占这个地位呢？有人不思考地说，当然是中国了。我说不要那么傻，可以不做就不要做。当然，要是我是姚明，我走进一个房间，大家都看到我，我没有办法，不做也不行。你是就是，你不是就不要想。你是也不要想，反正你已经是了。中国人千万不要想做这个事。西方人有句话叫人人平等。你说人人平等，哪里有这个事？你看人家明星长得高大英俊，我也是人，长的又矮又丑又笨，怎么说人人平等呢？开玩笑。人人平等，不是要说出来的。我在华盛顿听崔大使说，我们中国早就决定了，我们不要做老大，我心里想，你要做也不一定做得了。一件事就说明白，你不是英语国家就很难，不说英语要做世界老大不容易，不仅是那些大学，还有科研等等。他说最好当老三老四，老二的位置不好做。总而言之，我认为他那句话还是对的，做老大太贵，真的不好玩，

---

叫别人当老大就好了。

欧陆国家选边站，不一定往中国靠，当然可以争取，最好就是美国和中国双头马车。现在要不要韬光养晦？我说，这个时候谁说还要韬光养晦是傻瓜，但是谁说不要韬光养晦的也是傻瓜。什么意思呢？韬光养晦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不要惹麻烦。但是另外一方面，邓小平说韬光养晦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当时中国的进口能源是多少？大概是2%。今天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估计大概是20%-30%，而且依赖性越来越大，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有一部电影，故事是说一个美国的船长，从波斯湾要进霍尔姆斯海峡，全世界60%海运的能源经过那里。美国有一个舰队驻在波斯湾，因为能源太重要了。美国的船长开着石油船出波斯湾的时候碰到海盗，美国军队来营救他。我说将来要是出去的船是私船，船长打电话给谁呢？从前的韬光用晦还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事不能避免。总而言之，中美关系现在的逆转比我想象的要快多了，而且这个不是一下子转得过来的。有人问，要是民主党上来会不会好转？我说有好有坏，不敢说美国民主党上台

---

就能逆转。民主党上台，意识形态也是很大的麻烦。现在特朗普已经把它弄到国家安全的层次上，在这个层次上为中国说话的就变成卖国贼了。现在中国实力增强了，能熬得过去。我认为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坏，当然有向下走的危险，绝对有。局部的冲突要是能够控制得住不再扩大的话，也不会形成太大的难题。中美关系我就讲到这里，香港问题没有讲，下次再讲。

**乔依德：**这样我们还有一次机会，过一段时间来听你讲香港问题。下面大家可以提问。因为听的人比较多，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讲，你们打字好了，我会把你们的问题讲出来。龙菲女士想问陈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你对香港继续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景怎么看，如何进一步加强香港的金融地位？第二，中国应该如何获得欧洲的支持，欧洲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陈启宗：**我不认为金融中心地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原因很简单，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在香港在哪里？新加坡绝对不可靠，而且它的地缘政治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现在很多人搬到新加坡去，我说你

---

们是傻瓜，为什么是傻瓜呢？因为新加坡平安多久了？从1964年开始到现在都非常平安，真的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看它的政治，长远下去出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对它那么充满信心。所以真的没什么选择，香港的金融地位还可以保持，而且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靠的是谁？靠的是内地的大企业，内地大企业要到哪里上市？最好的选择还是在香港。大概五年前阿里巴巴上市，我当时还是亚洲协会的主席，当时我请了马云一顿饭。联合国给了马云一个终身成就奖之类的东西，下午安排他见潘基文秘书长。马云来的时候，我跟马云说要小心每个人。我想他听了我那句话不以为然，美国人也不那么可怕，不能到香港上市，到美国也可以。你看去年他不是回到香港来上市了吗？美国人手伸得很长的，内地朋友要么对美国单恋，要么对美国非常不喜欢，两者都是有偏见的。总而言之，要认识对方才能比较正确地估计对方的情况。

刚才那位女士没有问的，我也回答一下，香港金融之外的肯定下滑。我最近问了一下香港政府最高层，以往十年八年，香港零售有多少靠中国大

陆来香港消费？他说 30%。30% 中有些是做生意的，去香港上市，住五星级酒店。但是旅游是一大块，最少是三分之二，是中国老百姓来消费，住五星级的也有，二星级的也有，也花很多钱。中国出去旅游的人，人均花费是全球第一，不只是在香港，在纽约伦敦巴黎都如此。30% 的消费靠内地，旅游人士不来，在座有些做生意的有哪家公司营业额掉了 20%，还能活得下去的？不容易。所以香港税率一定要增加，酒店要改行，餐馆要关门。以往几年香港动不动就问北京要东西，我个人看了非常不舒服。我说应该自强，自强不行，没有办法了再叫老妈来救，自己先不自强，有什么事就要爸爸妈妈来。到了今天，没有老妈来帮你一把，你就很难继续繁荣下去，只靠金融是撑不起来。金融从业人员是香港就业人数的 7%，GDP 大概 17% 到 18%，还不够撑起整体的经济。至于金融地位，从内地出来经过香港到海外也好，留在香港也好，都经过香港，所以我不是很担心香港的金融地位。

关于欧洲的问题，中国能做什么呢？首先外交上，真的需要有进步。我记得大概 10 年前，北京

---

的朋友跟我们说，我们很多大使回国经过香港，出使的时候经过香港，可不可以到你那里来讲，我说好啊。之前很多中国人不对外说话的，但是十年前开始对外说话了，特别是在世界改进那么快的情况下，自主对外说话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是有些为难，疫情的时候中国做了不少援助，但是如果一个外交官说了不该说的话，甚至态度有点不对，那就把我们做的一切好事都打掉了。西方的传媒当然不想看你好了，一定对你负面报道，要更加小心。对欧洲，外交上是可以做的。另外，欧盟很多国家还是需要出口的，那些出口的国家，难道不要中国这块大肥肉吗？美国不要是美国的事，欧洲不一定要跟着你走啊？争取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乔依德：**提问的人很多，我把两个人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离大选只有几个月了，特朗普为了大选，可能什么事都敢干，你想想他会做什么？为了连任会不会在南海挑起什么冲突？

**陈启宗：**有这个可能性，我希望美国军方也有头脑清醒的，我希望美国军方能够拉他一把。要是



出事，很难说在哪出事，在某某大使馆出事也可以。记得不记得 20 年前在东欧，有一次南斯拉夫大使馆有个事？有人跟我说，有些岛有设备，但是没有人，美国人会不会做什么手脚？一涉及到领土问题，北京的余地就窄了很多。很多人认为台湾是美国的一个棋子，但是你不要忘记，台湾也是北京的棋。我认为各地的中国领事馆、大使馆，真的要警惕。

**乔依德：**查道炯有一个问题，美国是不要与中国贸易，还是不想要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陈启宗：**贸易是第三战场，第一是科技，科技是首要问题。美国人最好能赚你的钱，你问他是否不想跟中国做贸易？商界的人肯定不这样想。美国跟中国闹翻了，不是因为中国想跟美国闹翻，是美国要跟中国闹翻。从前苏联的时候比较简单，反正没什么交往，贸易来往很少，现在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上怎么分开，商业上怎么分开，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我认为这个难处是刚刚开始。二战之后，70 多年里基本上还算是平安期，偶尔出点问题。我说从今以后是调过来了，从前平安期是大部

---

分时间，有问题是小部分时间；现在有事是大部分时间，没有事是意外。怎么把两个全球最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体拆开？经济和贸易是很难分开的。美国不可能不打压华为。外交就是这样的，就跟黑社会一样，你在科技上打我，我在某方面反手，没有办法。这个漩涡下去是很麻烦的事。

**乔依德：**下面也是两个人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现在有比较多的西方国家赞成香港的引渡条例，碰到刑事案件怎么办？另外一个问题，香港市民中支持香港安全法的比例有多少？

**陈启宗：**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要认识香港人。这对中国内地的朋友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就像西方人第一次发现有黑天鹅一样，同样的，你们也是不可能理解香港人的，因为香港人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为什么呢？因为香港人都是内地逃下来的，三反五反逃下来的，文革逃下来的，香港人完全不愿意跟北京有太多的联系，这也是历史性的，没有办法。另外一方面，当时的港英政府也不想香港人有国家观念，50、60年代最好的电影是什么电影？是台湾的，讲国语

的，普通话的，最好的明星哪里来的？都是讲普通话的。50年代要是你有国家观念，就往台湾走；80年代、90年代，你有国家观念就往北京走；要是英国的国家观念，就搬到英国去。香港人以为英国那么好，没有办法，香港人就是香港人，你不能改变它。几百万人没有国家观念，就是没有国家安全观念，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没有国安法的概念。我三个星期前，跟一些爱港爱国的朋友们开会，其中有一个人讲国安法一定要陪审员。我心里想，开玩笑，美国国家安全的事会给外国法官去审？会有陪审员？为什么这样呢？那些人都是大律师，但他们没有国家观念，从来没有过。所以，国安法对他们来说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如果跟香港人慢慢讲国安法，很多人都是可以讲通的。我绝对认为，百分之多少的人都好，都是可以争取的，而且是必须争取的，要争取大多数人接受国安法。上个星期五，我有一个访谈，本来是要访谈恒隆公司业绩的问题，结果对方问起国安法的问题，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总而言之，我认为国安法是必须的。香港需要有人做一个人性回归的系统工程。

---

我也跟一些朋友讨论引渡条例问题，其实他们是害怕。现在很多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在中国内地做生意，他们也很担心。但是香港不一样，他们以为可以随时逃到香港来。或者很多不是做生意的人，他们要搞别的事情，如搞情报、搞国安，就会有点担心。

**乔依德：**孙珺玮有一个问题。请问拜登和特朗普谁当选的可能性大？

**陈启宗：**特朗普的全国财政委员会主席最近打电话给我，问香港人对美国人怎么看？我说，大概特朗普输掉了吧。他说，没有到最后一分钟，不可说。不过这也可以反应出他的心态，就是输多赢少。恐怕他自己知道已经不太行了。当然他会不会做刚才说的那些冒险的事，就很难说了。

关于孤立主义我也谈过了，就是民主党有它的意识形态，也是很麻烦的。民主党没有特朗普那么疯，其实最疯的不是特朗普，是特朗普旁边的那些反华的人。特朗普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疯狂地做事、说话，可以一下子把双边关系推到墓地去，但在民主党执政的情况下这就不大可能。

---

**乔依德：**现在，美国在不断出手，中央还是保持冷静和克制，强调我们对美的政策不变。但是网上有些声音认为，我们太软弱，让步太多，造成美国欺软怕硬，使得美国步步紧逼，你如何看待这个情况？

**陈启宗：**我不太认同，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一般人都是感情用事，不大懂得思考问题，同时也不会有更多资讯给他好好分析，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美国要硬，你想怎么硬？当然，我绝对不认为应该完全的软，那也不是办法。所以我还是喜欢中国人的一句话，不卑不亢，客观冷静看问题。王毅外长最近说了一些话，留了一些余地，我们愿意随时跟你们谈，但要是你们乱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综合国力要强大。

**乔依德：**最近中央一直在讲，习主席一直在提，刘鹤在陆家嘴开会的时候也讲，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关于这个循环，我的理解是生产要素的循环。总的来说，大家对此有一个评估，是不是中央也看到外面的形势比较严

---

峻，还是要依靠国内的市场？简单的说，多发展国内市场，但不是闭境自守，还是要跟外面交流。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从一个大的格局上面做某种调整？经济上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外交上，也有这样的调整或者收缩？

**陈启宗：**外交就不涉及了。生产要素等等这些，老实说，很早我就说了。我曾经说有全球化，早晚有逆全球化，因为人类的事情就是这样循环着来，总是上上下下，没有办法。全世界可能90%的口罩都是中国生产的，外国买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从商界朋友来讲，这也可以理解，中国生产的最便宜，质量也最好。人发现有问题的，就往另外的方向走，所以这大概也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命运的问题。

**施宇澄：**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我上个礼拜在和修昔底德陷阱的作家沟通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认为在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会组成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说不会，主要的理由是太平洋地区很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来往非常频繁。他觉得今后中美关系，就是既合作又对抗的一种关系。他具体

举一个例子，说有点像苹果和三星之间的关系。苹果和三星有竞争，又有很多业务往来。第二，陈先生讲到零售市场，前六个月整个中国的零售和去年相比下降了 11.4%，其中线下零售下降 29%，线上下降 7.3%。但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长非常快。怎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

**陈启宗：**先讲零售这个问题，我比较喜欢谈商品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去买奢侈品的人，他的心态跟一般人的消费心态完全不一样。你去恒隆广场五星级消费场所，与去三星级消费场所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去买奢侈品，是一个开心、娱乐的事情；去三星级的超市商场买东西主要是需要，没有办法。所以，心情上完全不一样。早几个星期大家都不能出门，一般老百姓买的东西，以中国线上系统的完整性，是绝对可以应付的。所以线上的增长，绝对是可以预估得到的。线下掉 29%，奢侈品前几个月掉到 0，但是从 4 月份开始，复苏得很快。5、6、7 月份，有些地方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会不会线上越来越多，导致奢侈品市场受影响？这不可能，假如带 10 元钱去恒隆广场，买不到什么

---

东西，这是另外一种心态。

关于南海的事，西太平洋、南太平洋有谁？就一个国家，澳大利亚。东盟国家是不想选边站的，东盟国家说过不要逼逼他们选边。东盟国家认为真的要逼他们，他们可能往中国倾斜，而不是往美国倾斜。所以西太平洋、南太平洋，除了澳大利亚，其他的小国小岛不算数，我不是太担心的。

**乔依德：**最后一个问题，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关于抖音的。最新消息，9月15日以前美国要把抖音这个事情解决。从商业的观点看，抖音是否应该把美国的业务，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的业务全部卖给 Microsoft？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陈启宗：**我看了网上一些内地的文章，发给我文章的人都是很有水平的。他认为抖音对美国的社会，有什么价值观方面的一大堆的不好，我并不这样认为。美国人很多时候说，抖音在偷我们的数据。我说，开玩笑，美国人不偷别人的数据？像刚才我说的，美国为什么那么恨华为？因为华为是有能力偷你数据的，因此华为就把美国吓死了。

应该不应该卖给它？我认为有两方面的考虑。

---



第一个是商业的考虑，我不知道张一鸣拿多少钱？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只是钱的问题，最起码是叫中国的企业醒过来，原来美国是这么玩的，这么的无理。所以，我认为抖音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要把世界一分为二，华为是硬件，抖音是软件。当然了，大家都以抖音为荣。美国人的手伸得很长，那么不要那么幼稚。我看到很多商业朋友，真是幼稚，对美国一窍不通，就看到好的，说美国什么都好。但是美国不好的，你看到没有？有些中国人就看到中国不好，但是中国也有很多好的。所以，不能单方面地看问题。我希望抖音，能够使中国很多企业保持头脑清醒。

我前两天开会，跟内地的朋友在一块。内地的朋友，七八年前我到他家吃饭的时候，他说北京很多雾霾。那么多雾霾，怎么办？他真的把国内东西都卖掉，搬到国外去。你以为美国就那么美好？你看新冠病毒就不得了。中国不好，但也有很多好的。现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看事情不能单方面。中国有句话，邻居的饭都是香的。很多中国人以为自己了解外国，其实一窍不通。同样的，

---

美国人以为自己认识中国，是中国问题专家，其实也是一窍不通。最后一句话，最傻的是谁？最一窍不通的是谁？就是像我这样的，以为两边都通，其实两边都不通。

**乔依德：**谢谢陈启宗，也谢谢大家的参与。今天香港问题没有讲，讲了中美关系，以后我们再找一个时机，请你专门讲讲香港问题。这次疫情使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请你在视频上跟我们交流。谢谢大家，谢谢陈启宗。我们今天视频会议到此结束。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如何应对制裁，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系列座谈会第 59 期 2020 年 8 月 5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香港上面。现在中美关系问题涉及面很广，除了香港，可能以后还有很多问题。涉港国安法通过以后，主要是美国进行制裁，英国也计划修订给予持 BNO 护照的香港人居留权。在这种情况下，对香港的港币地位会有哪些冲击？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哪些冲击？会不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或者贬值？如果出现港币大规模外流的极端情况，怎么来应付？是不是要坚持联系汇率，有什么防范的对冲手段？

今天很荣幸邀请大家对上面的问题展开讨论，也不一定面面俱到，集中谈一两个也可以。请潘老师先做一个发言。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香港 150 万人拥有英国海外护照，这应该是 97 年以前的精英。

现在我们讨论香港问题，是美国出什么招我们就怎么拆解，还是从更宏观的层面去看待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见招拆招是需要的，同时我们也要从更宏观的层面看问题想对策，包括人民银行、政府机关。香港对美国而言为什么重要，香港对中国而言为什么重要，香港什么样的格局对美国最不利？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反制。香港对中国重要，是战略层面的重要，对美国也是战略层面的重要。英美对香港金融控制权的争夺，包括搞自由，闹独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实际上是国际竞争中大国对香港金融控制权的一种争夺。

我原来写过文章，认为加入 WTO 以后，中国是给整个美元体系提供支持的。我做国际货币体系研究时发现，美元是 10 年熊市和 5 年牛市的更替，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的最高点是 1985 年，那时美元指数在 150 点左右；低点是 1992 年到 1995 年，美元指数跌到 78 点到 80 点。当时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权重是 45%。后面的高点是在 2001 年，美元指数 120.99。再下来第二个低点是 2008 年到 2011 年，美元指数跌到 70 点和 72 点。在低

点的时候，美元占外汇储备的比重是多少呢？从本世纪初到美元最低点，保持 62% 基本不变。62% 与 1995 年的 45% 相比，美元指数跌得更低了，但是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地位更强大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亚洲是美元的殖民地。

我写过文章，中国本质上是美元的殖民地，因为我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都是用美元计价结算和交易的，所以中国的全球经济活动对美元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这种支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实体经济的跨境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交易结算等全部使用美元。第二部分，就是香港。香港采取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香港市场做得越大，发的港币越多，就必须外汇储备越多，必须按照联系汇率比价完全储备美元。某种意义上来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亚洲金融市场中心，对美元提供了支持。所以香港从金融层面，中国海外经济活动从实体经济层面，都是对美元体系提供了支持。

我认为美元体系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是持有美元，第二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亚洲为什么是美元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亚洲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重镇，所

---

以军事对美元体系有很大的支持。第三就是中国。中美经济关系，包括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涉及到美元体系。我们是借助美元体系出海，这本身也是对美元体系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对中国越来越忌讳了。现在我们的企业都上来了，包括抖音海外版。我们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也可以实现超越。互联网的文化都可以实现以对美国的超越。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领域美元体系怎么维持美元体系霸权，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保监会、银监会搞清楚了，我们要把股票市场做起来。美国打击中概股，我们先把好企业撤回。美国股票市场上，现在的上市公司都没有80年代初的数量多，现在的数量已经退回到70年代后期。实际上有很多企业实行私有化、摘牌等等，它这个市场靠什么支持呢？美国本土实体经济慢慢空心化，它是靠全球好企业到它那里上市，优秀企业资源对所有金融市场来讲都是非常核心的。中国就两个极端，一个是坑蒙拐骗，另一个是有一些好企业冒出来了。现在银保监会也想清楚了，企

---

业全部注册制，欺诈会受更严厉的制裁，这也是在争夺优秀的上市资源。怎么让优秀的企业在你这里上市？我们优秀的企业都不在本国上市，金融怎么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好企业回归香港，国内市场能容得下的先在国内上市，包括蚂蚁金服等都在国内上市，这个大方向是非常正确的。股市跌，中央马上出台政策，最近又出台关于芯片企业的支持政策。中国的金融突破点其实就在股票市场上，国家真正强大其实就在于企业这个微观基础强不强。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香港联系汇率问题，我们很多年前就开始讨论了。港币是不是跟人民币挂钩？这个已经是老问题了。从香港的经济来讲，它跟内地经济有更多的联系、更多的联动性。但是因为它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要维持的话，就要绑定美元。美国制裁政策出台以后，会不会对联系汇率、对港币构成巨大冲击，或者导致货币崩溃？印尼在 1997 年 -1998 年货币贬值了很多，因为骚乱导致印尼华人资本撤离，而华人又占印尼 90% 左右的经济权重，所以货币就崩溃了。一个货币崩溃，不是外资带来的冲击，因为外资占经济最多

---

5-10 个百分点，在韩国可能有 30 个百分点，更多可能的是本国资本对货币失望了，它要撤，才会有致命的打击。

我认为，美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冲击再大也很难超过 1998 年的冲击。我的理解是，现在美元接下来进入 10 年贬值期，我是在 2016 年 12 月的演讲里讲到这个事情。美元 5 年牛市高点是 2017 年一季度，最近有一个高点，但是没有突破那个高点，现在一下子下来，美元指数只有 93，基本上进入 10 年贬值期。美国政府的国债现在已经是 27 万亿了，小布什下台的时候才 10 万亿，奥巴马下台的时候才 20 亿，现在是 27 万亿。美国现在的财政状况，跟 1998 年不可同日而语。1998 年我们也很惨，制造业利用率只有 50%，过剩产能 50%，所以卖国企。后来我们走出来了，房地产、住宅商品化、加入 WTO，我们走得很好。现在国内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过剩产能不少，房价已经高处不胜寒。假如香港的房价崩盘，像 2003 年一样跌掉 70%，国内房地产会不会破？我们债务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对国内形成冲击？我的理解是，美国的



小动作或大动作，很难再造成像 1998 年那么大的伤害。当时应对的一些经验，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借鉴的。

现在从宏观层面需要考虑的是，假如这次美国打压的话，我们首先向美国暗示，你要搞得凶，我就改变联系汇率，不跟你们挂钩。

**乔依德：**美国无所谓？

**潘英丽：**美国实际上是有所谓的。我们看欧洲的动作，美国制裁伊朗，欧洲马上就推了一个结算系统。一开始是三个国家，现在七八个国家加入了结算系统。最近欧盟开始发债，解决新冠疫情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冲击，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动作，是走向欧盟财政一体化迈出的一步。欧元之所以不能跟美元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共同的国债，没有庞大的国债市场为欧元提供支持。除了德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家，国债根本没有意义。欧盟财政一体化假如能够走出来，欧元就可以走好。

这种情况下，亚洲地区对美元霸权地位是很重要的。亚洲美元区，最担心中国在“一带一路”推人民币，使人民币成为中国在亚洲区域实体经济的

---

核心。全球产业链向地区收缩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比如美国市场一定到墨西哥生产，不会再到亚洲生产了。中国很可能成为亚洲产业链的一个核心。在亚洲产业链核心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发挥国际货币的结算、交易、计价作用？美国其实很担心这一点。

现在香港是不是做好了？我的理解是，现在条件相对成熟了。假如说美国与我们关系越来越僵，我建议港币和人民币挂钩，人民币和港币对外联合浮动。香港仍然是开放的市场，但是香港跟内地还是有限开放。假如美国不搞事情，港币不太可能盯人民币，香港本土是不愿意的。港币跟美元脱钩，盯人民币，这种机遇难得一见。现在不需要真的去推港币跟人民币挂钩，但是我们可以给美方放风，如果美国搞得凶，港币就跟人民币挂钩，跟美元脱钩了。

我们要研究香港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根据这一点，制造麻烦。从香港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来看，我们有没有反制的手段？美国来一个手段，中国怎么去应对，是战术层面的。从战略层面来讲，我们更

需要研究香港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能从战略层面上给美国一定的反制。所以我们可以做好港币盯人民币的准备，但是不需要马上推。因为从实际来讲，人民币真正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到目前为止，人民币还是借助美元体系进行全球经济活动，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是对中国有利的。我们没有必要搅美元体系的事情，对我们没有太大好处。我们可以给美国一些暗示，我们做好这方面准备了，必要的时候港币就跟人民币挂钩，与美元脱钩。

**陈蕾**（上海银行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刚刚潘英丽提到一点结论，未来港币可能要跟人民币挂钩，跟美国挂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未来从政治角度来讲，在香港中资机构普遍认为港币应该跟人民币挂钩，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跟人民币挂钩？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是最大的障碍。现在人民币怎么自由兑换？政府、监管、外管局，都做了很多措施突破这件事情。

第一，从银行操作角度来讲，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外管局发了十几个文，关于资本向下的便

---

利化。针对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货物贸易收付款的便利。以前跟境外做货物贸易，所有收款和付款结汇要提供大量的单据，现在正常的贸易材料都可以省略。第二方面是资本金结算的便利。以前所有资本金进来以后，一定要有凭据才能用；现在资本金进来以后，可以按需结汇，只要有需要，就可以结汇。第三方面是投资的便利化。现在资本项下是开放的，双向投资都便利了。从银行角度来看，资本项下投资的方式很多，FDI、ODI、沪港通。资本项下便利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向前走出了一步。

第二，从整个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的步伐迈得不够快。前段时间发了粤港澳大湾区优惠 30 条，理财通引起香港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比较热烈的讨论，但是目前我们自己看下来，还是有几大问题。第一，个人账户不互通。前期为防止人民币贬值，我们国家对于个人在境外开账户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所以这块没有什么路可走。如果粤港澳大湾区放开了理财通，境内个人到境外投资，开美元账户、港币账户，总归给

我开吧，但是这方面的细则都没有出来。在这方面，深圳的政策可能比上海要迈得更快一点。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管委会和外管局都有所动作，我们跟在香港的机构就产品设计方面已经着手准备了，我想很快个人便利化也会开通。但是，从实际产品定制化的角度，从香港金融机构反馈来看，境内人民币产品更加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的收益高，可能到4左右。香港的产品，除了可以投资港股有一定吸引力之外，其他银行类金融产品收益都很低，有的只有0点几，更多是吸引香港居民到境内投资。

2013年起，一直到去年临港新片区政策出台之后，我们本来对于自贸区政策抱有很大期望。从专业角度来讲，现在只有两个可以吸引的地方。第一就是在自贸区内，可以境内外汇率随意选择，即可以用离岸汇率也可以用在岸汇率。但是美元资金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如果到境内来，还是视同一笔跨境交易，这方面拦住很多业务机会。第二对上海来讲，跨境资金池业务是吸引全球企业总部到上海来，但做得不够大。跨境资金池业务是一个大的突破，跨国的企业在自贸区注册一个账户，在境内开

设一些子公司和境外公司，这三类公司之间的自有资金是可以互相流动的，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外汇管制是一个大的突破。在集团内的境内外自有资金可以实现自由流动，但是有一个限制，只能是自有资金，不能是融资资金。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这在自贸区最早的管理条例里就讲了，一直到今天才开始实施？

**陈蕾**：已经做了很多，我们银行已经有 60 多个池。

**徐明棋**：本来 2013 年自贸试验区已经都允许了。

**陈蕾**：2013 年以前搭这种资金池，每个企业都要拿到管委会去批。对于跨国企业有要求，比如说每年营收超过 1 亿美元，资产规模必须突破 5 亿美元。现在自贸区版的资金池是最优惠的，可以事后备案，但是全国版的资金池还是要审批。

**徐明棋**：不是人民银行批？

**陈蕾**：是人民银行批。但是自贸区管委会也要有一个备案，它的门槛降低了。

**乔依德：**现在新片区会不会更优惠一点？

**陈蕾：**主要是对于一些优质的企业或行业，比如科技、生物、医药、教育等有很大的优惠力度，包括税收从 25% 降到 15%。后来我们对一些企业进行调研，实际上这些企业在区外，在其他城市，已经可以享受 15% 的优惠力度了。

**乔依德：**高科技企业认定，到处都是 15%。

**陈蕾：**目前来说在推第三个，从实操来讲是离岸的转手买卖。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的离岸转手买卖非常活跃，两头在外的交易通过香港实现落地，实际上它不报关，只进行货物的转运。上海本来想推这个业务，但是现在难度比较大，主要是在基础数据搭建上有困难。因为离岸转手买卖，对于资金流和货物流没有技术手段，也没有数据。这个货出去了，比如说到新加坡，是多少钱出去不知道，到哪个港口也不知道，所以这当中出现了脱节。

**徐明棋：**所谓离岸转手，肯定是在税收最低的地方做离岸转手。上海想搞离岸服务中心、离岸业务集聚是一个伪命题。

---

**陈蕾：**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徐明棋：**走不通的。

**陈蕾：**我们跟迪拜、新加坡的离岸中心做了一个对比。

**徐明棋：**新加坡离岸业务 5% 的税，香港、迪拜离岸没有税，而且迪拜增值税只有 5%。税不解决，哪怕金融完全放了也不行。资金进来，有什么证明？现在还要建立整个系统，建立一系列数据，理论上是银行不想承担这些责任。

**陈蕾：**现在外管把这些都给银行了。

**徐明棋：**外管会来查的。

**陈蕾：**银行不敢做。

**徐明棋：**银行没法证明这是一个实际贸易，没有官方数据或者没有数据积累，怎么敢去做呢？这在香港和新加坡都不成问题的。我们仍然有资金进出的管制，小银行还可以，大银行不愿意承担责任。有一些小银行为了拓展业务，还敢搞一搞，如果查了又罚了，谁敢？都不敢。

**陈蕾：**数据的问题突破不了，没有办法再往前走，现在吸引力也不是很强。实际上，离岸贸易

---



是一个挺大的市场，新加坡做的挺好，上海是在萎缩。

**徐明棋：**都想把新加坡、香港的离岸业务拿过来，怎么可能？现在新片区集中精力搞离岸贸易中心，等于建一个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的东西。新片区利用特殊综合保税区，核心是要拓展转口贸易，等转口贸易有了一定规模，离岸业务会搭进来。无论是金融的离岸，还是贸易的纯粹的离岸，不可能选择上海。比如说我在大连也可以做离岸金融。从外商来说，人民币离岸账户和外币离岸账户现在已经放到所有银行可以开了，还有必要跑到上海专门开一个？上海监管这么严，到上海来开干什么？资金进出和内地隔离，只要在这个账户的资金自由进出，货物又不经过上海，跑到上海专门开业务干什么？集聚要有一个原因，新加坡、香港的税收低，资金操作容易。上海现在怕套汇套利，还怕不合规资金进出，对此有非常严格的管理，不可能在这里集聚。离岸金融没有必要集聚，之所以后来集聚在一个地方都是避税，成了离岸中心。如果辅助性的贸易，保险、金融、咨询、货物估价等服

---

务好，也可以形成离岸的贸易。例如，伦敦税收不低，也形成离岸贸易中心。但是亚太地区只有香港和新加坡，连东京都没有离岸贸易中心。花费那么多精力在离岸金融上，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现在香港出了问题，我们想方设法把香港的离岸业务拿过来，问题是离岸业务分分秒秒就转到新加坡。

**陈蕾：**我们现在着力点不太一样。吸引跨国公司来上海，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也有好处，上海人才多、质量高，金融制度各方面操作相对完善。你说到大连做离岸金融？

**徐明棋：**不是说到大连。从离岸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到上海。在香港、新加坡都可以，为什么拿到上海来？国内开的所谓离岸公司要在上海集聚，首先要考虑最基础性的吸引力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努力突破，让服务性企业、贸易公司享受高科技公司的待遇。其实大多数公司都已经享受了，或者在其它地方早就享受了。其他地方高科技公司认证比上海宽松，现在上海好不容易才给。享受高科技企业认定的公司，税马上降到 15%。上海在高科技公司认定这方面管得很严。

**陈蕾：**现在离岸这一块吸引跨国公司是有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们发现，在实操过程中，想做离岸贸易的企业，也没有办法在上海做。打个比方，对一些国资国企银行也不愿意做，来了之后银行不愿意承担审核责任，企业也不愿意承担万一查出来不合规所负担的罚款。

从金融角度来看，香港是连接境内和境外的主要通道。首先，现在中资企业在境外发展，发债地首选还是在香港，不会到新加坡，不会到台湾，不会到伦敦。第一是文化的原因，第二可能还是语言，第三是香港市场与境内市场的紧密度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在香港有一家投行，每天都在关注境内机构到境外发债的情况。一些国资国企选择到境外发债，85%以上都选择香港作为发债地。香港没有其他的主业，主业就是金融，这块专业人才很多，可以吸引其他全球投资者到香港来交易。

从国资国企走出去的角度来看，香港也是第一站。上海国资下属 44 家国资企业，基本上走出去第一站都是香港，不可能选择其他地方，连去新加坡都是很远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银

---

行，第一家子公司在香港，第二家在新加坡，这当中一般要隔 5 年、10 年，因为这是你积累经验的过程。

再说走进来，前段时间我参加北外滩招商融资的研讨会，线上有 1400 多个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最后有多少选择国内做投资我不知道。有些人就提问，我是不是可以先选择到香港落地，再来看内地。他可能觉得先落地香港，虽然不是完全进入，但是可以半个脚踏入到内地市场中来，香港是了解内地市场很好的窗口。而且我们也发现，目前很多企业在国际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还是会将其国际化地位放在香港。因此，从我们实操过程来看，无论是境内企业走出去，还是境外企业走进来，香港目前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会维持的。

**乔依德：**现在美国制裁，你觉得这个地位也不会动摇？

**陈蕾：**SWIFT 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个协会是全球很多家银行共同投资与设立的，其中最大的股东是花旗银行，这里面美资银行占比较大，欧资也有很多。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SWIFT 不

是一个清算体系。但它的干预程度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伊朗不能通过 SWIFT 发报文，所有进出报文就不被认可了，对它来说比较被动。未来是不是会制裁香港，进而制裁内地一些机构不能用 SWIFT？可能性是存在的。未来可以怎么办？我觉得目前是一个无解的东西。但是也不用过于悲观，因为对美国来说也没有好处，欧盟是不是坚定跟美国站在一边也很难讲。其实欧盟也是墙头草，未来通过欧元进行清算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可以去论证。我觉得新加坡币是一个选择。欧元诞生后没有多久，亚洲国家提出过一个亚元的概念，只是后来没有弄成，如果说当时能够弄成，有亚元可以抗衡，现在的局面会稍微有所缓和。跨境人民币交易通常只发生在一个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情况下，真正在中资和欧资企业之间纯的跨境人民币交易很少。这跟国家外汇政策摇摆度太大，导致很多企业不大敢尝试人民币有很大关系。很多人问我，我还能换回去吗？企业如果要换成美元，也有一定的手续，你要拿到 ODI（对外直接投资）的批复，很多企业用美元时会有顾虑。

**乔依德：**你提到新加坡币，你觉得这里面用新币有什么好处？

**陈蕾：**为什么选择新加坡呢？我觉得它只是做中间货币，用它来去交易美元，或欧元，或其他币种。香港那个时候有暴乱，这个过程中最大受益者是新加坡，新加坡金融市场也是很强、很完善的，各方面交易对手也很广。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从新加坡作为一个中间过渡币种来看，都是可以考虑的。日币更加不可能，港币跟人民币挂钩，一挂钩也跟人民币地位也差不多了。想来想去，选择新加坡币是可以考虑的。

**乔依德：**你说的中间币是什么概念？

**陈蕾：**中间币即可以兑换的币种，因为新币可以和美元自由兑换。我可以先通过新币来交易，再跟美元交易，这个当中汇率一定会有损失。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当你都不能交易的时候，一点损失也是可以承受的。我们境外资产多数还是以美元计价的。

**乔依德：**实际上，一个中资银行就算跟欧洲银行进行美元交易，最后清算还是要到纽约。我那次

在泰国开会碰到工商银行的人，他说行内的交易可以避开。

**陈蕾：**它其实没有做清算，只是挂了一个账，这笔账不算跨国收支。比如一个工商银行的账户的资产少了，另一个工商银行的账户的资产增加了，但是从工商银行整个来看是平的，这笔资金没有发生实际的流动。

**乔依德：**这取决于两个情况，如果在泰国的工商银行分行直接在纽约其他银行开了美元账户，而不是在工商银行分行的账户之间进行划转，这样即便是工商银行自己系统里的资金划转，但如果它是利用外国的一家银行肯定就要清算了。

**陈蕾：**假如我是摩根大通，工商银行、上海银行这两家银行在我这里都开了账户，上海银行有一笔钱划给工商银行，这个时候就在摩根大通账户体系内做一个互换动作，把上海账户里的钱放到工商银行，这样就实现了划转，但是实际上这笔钱只是做了记账交易而已。但是有一点，无论怎么样，日终结算还是要去清算，香港有自己美元清算中心，在印尼也有一个，亚洲美元都在香港清算，但是亚

---

洲美元清算之后还是要到 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

**王圣焘**（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见习总经理助理）：我是做银行金融市场的，基本上十几年一直在做外汇交易、贵金属这块业务。几位从理论这个层面做了一些分享，我更多是从市场交易视角和大家分享一些市场上的观点。

第一，目前港币汇率的一些情况。年初到现在，整个港币走势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一直是往升值的方向走。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利率。美元跟港币的利率比较下来，港币利率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些利差的。虽然金管局跟着美元降息以后，美联储动多少，金管局也动多少，但是这个利率跟金融市场利率的关联性很弱，银行间市场、金融市场的利率跟金管局利率还是有一些偏差，这个利率比美元利率还是高一些。高一些就催生一类套息交易，大家的需求还是很旺盛，很便宜地把美元融资进来，再换成港币，用港币去拿港币更高的利率。这个交易推动港币往升值方向去，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对港币的需求，需求很大程



度来自于港币的资本市场。中概股集中在香港上市，其实它是港币融资，今年两个比较大的互联网 IPO 总规模达到五六百亿港币，今年南下资金也有大概 3 千多亿港元，它要过去换港币，中概股融资也是收进港币的，在一定程度上使港币还是往升值方向走，这两个是最大的因素。

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整个市场上确实一度对联系汇率是不是会坚守产生一些担忧。市场的交易很有意思，虽然近期汇率还是收在 7.75 到 7.85 之间，远期汇率是往贬值方向走，曾经一度往 7.85 这个方向去突破，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特别是大家觉得从实际动作层面来讲，实质的制裁可能并没有特别多的动作，所以远期汇率又从 7.85 的方向回到了 7.75 这个方向。今天港币对美元的远期汇率是 7.76，即一年以后港币对美元是 7.76。我们把港币跟美元利率的因素剥离以后，纯汇率预期贬值幅度是 100 个 bp，其实是很有有限的。总体来讲，从目前市场价格反映预期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联系汇率还是会保持的，没有一些超市场预期动作。这是目前整个市场看预期的情况。

---

第二，我们想看一看对于港币的未来预期。首先对于未来港币的趋势，港币大幅贬值的预期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低的，香港地区的外汇储备比较丰厚，有 4500 多亿美元，6 月末是 4450 亿，整个流通中现在有 1.7 万亿港币。相当于两倍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如果港币真的面临很大压力，我用 4 千多亿美元的一半就可以把现在所有的港元都收回来，更何况后面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那里。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讲，没有太大的贬值压力。就算复盘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抗港币，但其实当时耗用的港币只有 89 亿美元，我现在有 4 千多亿的外汇储备，所以从理论层面来讲，短期没有太大的贬值预期。

第二，港币汇率，一端看港币，一端看美元。潘教授也讲到，美元大的贬值预期还是比较确定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速度、幅度都比较大。我们回顾近 10 年美联储扩表跟美元指数的关系，美元指数与美元的贬值还是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现在美元指数是 93、94，美元普遍预期的贬值幅度可能会到 15% 左右，美元指数从 93 回到

88。从美元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走弱的一个态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港币进一步贬值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第三，从港币需求的角度看。我们后来也看了一下相关统计数据，今年中概股回归香港市场，IPO 的整个规模在 2500 亿到 2600 亿左右。最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我们跟工农中建几大行也有一些沟通，他们的美元头寸规模还是比较大，也担心美元头寸后面面临的不确定性对其资金安全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美元换黄金，黄金一波涨到 2 千美元一盎司以上。其实大行也把一部分美元头寸换成港币头寸，也是以多元化头寸分散美元头寸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未来港币的短期汇率还是比较稳的。

现在讲美元跟港币脱钩，大家讨论也非常多，媒体也有很多的文章来探讨。我也同意陈总讲的，美国如果真的脱钩的话，对它自己的影响和伤害是非常大的，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地区，比第二名荷兰多 20% 的贸易顺差。香港是很多美资企业在亚太的总部。美国在香港有比较广泛的经济利

---

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里如果做一些脱钩，对自身影响比较大。现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虽然地位还是在，但是影响力确实有一定弱化，毕竟大家也看到了美联储扩表印钞量化宽松的幅度。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很难说它会走到这一步来跟你做一些硬脱钩。

从预防小概率情况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应该做一些前瞻性应对。中国央行预期管理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 811 汇改以后，人民币一度面临比较大的贬值压力，但是通过市场预期的管理，使大家很坚信，在这个位置上央行一定会有干预，将贬值预期进一步抵消掉。如果港币真的走到抛美元储备以维持港币币值这一步的话，政策外溢性会很大，港元收紧，港元利率飙升，一定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我们要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我们会坚定维护整个香港联系汇率。联系汇率未来会不会借鉴新加坡的做法，不盯着单一币种，把人民币的权重放高一些？这个可能是面向长远的打算，短期里为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维护

住联系汇率制度。而且从央行管理汇率预期的角度，一定要表明这些态度，要支持。会有一些市场投机者，比如说一些对冲基金，就赌你联系汇率会失守。如果某一天，比如说整个利率扭转过来，美国疫情应对得差不多了，美元流动性收缩，美元利率上升，港币就会有贬值预期。在有贬值预期的情况下，再叠加投机分子散布香港联系汇率会失守的信息。一旦汇率预期发生逆转，整个套保盘加投机盘，加上套息盘，这三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对整个预期发生影响，会增加干预的成本。我们建议，要前瞻性地做一些相应的储备。联系汇率还是有它存在意义的，因此汇率预期管理是比较重要的。

**王世豪**（上海银行原副行长）：中美关系从开始接触，变成朋友，甚至有人说是“夫妻”，变成对手，最后变成“敌人”，而且是最大的敌人，在摩拳擦掌。全球疫情不可预测，而且拐点还没有到，每天死亡5千人，中国现在搞得比较好，会不会再来一波，没有人敢打包票。张文宏说也有可能再来一波，可能将来变成像流感一样的东西。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全球化，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影

---

响很大。6月18日陆家嘴论坛，中国提出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方针，内循环对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对香港的事情都有影响。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美也会发生金融战，但金融战的范围太广了，后来我们提出来凝聚在港币这个点上，座谈一下。

中国银行金融业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所以我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30多年计算下来，我们国家招商引资，平均下来有60%是从香港进来。中国银行业现在的金融外汇业务有50%在香港。如果它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刚才大家讲到，这对美国的影响也非常大，美国在香港有1300家公司，雇佣8万多的员工，有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亚洲有几个金融中心，一个香港，一个新加坡，东京也算一个。美国制裁中国，肯定是击敌1000，自损800，它会部分地被赶出亚洲市场。川普也是美国实业集团的代理人，主要还要考虑到经济的利益。

刚才从市场的几个角度分析，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从港元短期和中期来看，现在还比较稳定。上海希望能够像香港一样来一个崛起，搞一个离岸中

心，现在讲的是比较热乎。但是我看从 2009 年开辟人民币国际化业务，2013 年开立自贸区账户，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但是这两大步都进展不大，收获不大，当时雷声非常大，但是雨点比较小。好像在这面对人民币还是有所担心，我觉得要开放的话，可能不敢自由兑换，不敢下这个决心。这样，你要国际经济贸易，就要利用香港。别的不说，就说金融，不管是证券公司还是银行，走出去一定是选择香港。上海国资的离岸业务在哪里做，也不在上海。在这方面中美双方都有巨大利益所在，我觉得会做妥协的。

但是从内循环角度来说，大陆是第一国际贸易大国，贸易占中国经济 GDP 的比重，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因为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结合的经济总方针。也有专家解释，这个方针实现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中美经济战略对决时间可能很长，大概要 20 年、30 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会对香港的进出业务造成一定影响。内贸比重肯定会更大，外贸可能会缩小，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总的方针变了。当然这是在全球疫情的情况下，

---

逆全球化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发生从全球化向区域性演变的过程中，中国提出这样一个战略。我觉得决策方针是对的。从宏观角度对香港有一定影响，因为外贸、外资、外企这一块比重可能会缩小，香港金融地位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王轶君**（兴业证券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席首席分析师）：前段时间这个话题非常火，美国对于中国香港的诉求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中国香港在国际金融的位置非常强，从自由度来看甚至放在第一位。美国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放任中国香港走到这么高的地位，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可能是我们思考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除了这个之外，从政治角度来讲，香港对于美国来讲是有意义的。对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香港是作为制度模板和平演变的一个例子，如果香港这边的制度能够发展得好，对中国内地可能会产生一些动摇，觉得我们本身制度是有问题的。这个相当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例子，是属于它的一个独特性，我觉得这是它放任香港这么多年做大做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现在来看，中国香港走到现在的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明显是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之上。亚洲有两个国际货币交换中心，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香港。早年来看，新加坡整体比香港要强很多，但是2000年之后，香港在逐步缩小跟新加坡的差距。这和他们业务的对应范围是有关系的，新加坡更多对应的是东南亚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很明显是对应中国内地的经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经济体相对没有发展好，中国内地整体发展好之后，带动中国香港所有东西都发展起来了。现在如果去看香港外汇交易额，在全球都算是在非常高的位置，其中大头是人民币和美元的交换，它崛起的背后是人民币交易的崛起。如果我们看它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过去10年里，有6年港交所IPO在全球排在第一位，这个背后都是中国内地的公司，因此它整个崛起是建立在中国内地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美国放任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认为它背后政治意义、经济意义都是存在的。

在这个点上，美国对于香港诉求是什么样的？在这个位置，作为制度示范的例子，它的意义是在下降的。因为香港和内地有很紧密的金融联系，美

---

国想要打压中国的时候，从金融角度可以从香港入手做一些事情，这是香港的特殊性。我们觉得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香港，不会轻易把香港整个丢掉，还给中国内地。美国一旦放弃香港，那一定是一个大的动作，而且这个大的动作背后不是在于香港本身，背后对应的是内地。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出手一定是一些组合拳，像引导金融机构撤出香港，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债。在放弃香港的前提下，不排除美国冻结香港所持有的美国资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是内地出手的时间点，如果整个资产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必然贬值的话，内地先出手一定劣于后出手，在港币贬到一个位置之后，内地再整体做一个援助的效果可能来得更好。当然舆论导向不可能一开始就不管你，对于实际资金出手，后出手的整体效果可能比先出手来得更好。

如果美国没有放弃掉香港，香港本身要不要放弃联系汇率制？首先，这个问题不是美国决定的，香港选择联系汇率制是香港自身决定。这个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香港是一个小型经济体，又是一个

开放型经济体，小型经济体加上开放经济体是不太可能选择浮动汇率制的，适用的一定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美国没有信心放弃掉香港，香港不应该去主动放弃掉这样一个联系汇率制。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中国对于香港的诉求是什么？一方面肯定在于人民币交易。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现在国内要搞科创，科创需要大幅度依赖资本市场。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像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都已经在往前推了。从中国内地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对科技类上市有很多法律条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金融市场发展不一样，金融融资在大陆法系不那么容易发展。港交所吸纳科创企业上市，短时间来看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美国对于中概股是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回归是必然的。在中国内地法律体系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港交所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跳板。我就说这些。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在两个月之前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当时美国宣布对

香港取消特殊贸易地位，我觉得很多逻辑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第一，香港转口港的地位会被削弱。比如每年大陆商品经过香港转口到欧美的仍然很多，因为有特殊的关税。现在没有了，而且很多原来对大陆有限制的高科技产品，对香港是有一定宽松的，当然更高级别的军事用途早就限制了，香港也限制。未来香港转口港地位肯定会削弱，美国已经把香港当成上海、深圳一样的货物进出口港口。失去贸易中转港地位之后，是不是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觉得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会不会导致香港就此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当时做出的判断是，没有必要那么担心。本来香港最近的动乱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示出来了，从第3名掉到第6名，虽然伦敦全球金融性指标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它仍然反映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下降的趋势。围绕着规模也挺大的转口贸易所产生的金融服务，肯定会逐渐遭到影响，这一点是必然的。

但是，它不至于导致港币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

率制度崩溃，即使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只要香港和大陆认为有必要坚持联系汇率，一定会延续下去，问题是香港和大陆愿意承担多少成本以及付出多大努力维持这个联系汇率。刚才几位实业部门的业务分析都非常好。关键在于要让香港精英、专业人士，以及在香港从事各种金融贸易的人，还有其他服务机构，能够稳下心来，不认为我们国安法对他们未来从事各种各样的业务有不好的影响。国安法是维护香港的安定、稳定，防止暴乱动乱的。

**乔依德：**我完全同意。

**徐明棋：**我们要说明国安法不会妨碍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各种资本主义交易的惯例我们不干预。否则会导致香港一部分精英担忧，人跑、资产跑。现在解读香港，就用国内那套概念套香港的那些活动。比如说大陆要保证每个人居住，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香港就是炒房子。所以香港资本家是有担忧的，应该让这部分人安下心来。现在要充分解读一国两制的内容，邓小平说“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炒”，让普通老百姓觉得香港还是资本主义。香港那些人会觉得我房子住得

---

小一点有什么关系，也可以喝喝茶，他看中自由。

如果接下来联系汇率因为美国新的制裁措施受到一定的冲击，香港和中央政府要明确维护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市场上投机的人一看，大陆那么多外汇，香港也有4千多外汇储备，在市场上坚定不移的干预，就不会轻易发动冲击。但是你不能小看内部的精英阶层，如果他们一窝蜂转移资产的话，联系汇率制度就会遭受冲击。现在中央也好，香港政府也好，都采取非常明确的态度表示我们有能力维持联系汇率制度，有能力保护香港的金融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外部世界，让在香港的企业界、精英界人士觉得只要遵守法律，将来钱照赚，要让他们有这样的基本认识。这样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可以延续的。

目前我不赞成港币和人民币挂钩，除非国内金融开放到非常高的程度，人民币已经变成国际货币，那时候港币自然而然和人民币挂钩，但是10年内看不到，因为国内资产和海外资产的价格存在巨大的落差。我的基本判断是，要等到我们大类金融资产价格和海外资产价格达到持平的状态。目前

来说，我觉得香港还是有必要维持联系汇率制度，而且可以不在乎美国对香港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香港原来就是亚太地区的财富管理中心，财富进出枢纽的功能仍然可以发挥。我当时提出建议，在国安法具体实施落实过程中不要伤及香港的金融从业人员。在香港从事金融、经济法律服务的律师和基层的法院包括仲裁，要让这批人继续在香港自由就业，有开展业务的空间。这一点中央已经看到了。

接下来美国还会有什么措施？我觉得会有措施，因为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特朗普要不断制造话题，台湾也是话题，香港也是话题。我们有什么对应措施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呢？第一，国安法已经实施了，“一国”已有了保证，接下来要多讲“两制”。告诉香港人，你享受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仍然存在。我们接下来要做工作，如果做得好，一年以后民心有了改变，在立法会选举时我们的压力就小。第二，国安法不能逐渐侵蚀到贸易、投资原有法律中去，如果改变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肯定受到冲击，没有基础了。

另外我当时提出一个意见，不能一窝蜂把在美

---

国上市的中概股都到香港上市，这对香港是不利的。可以采取一定措施，部分转到深圳、上海上市。那些符合美国法律的公司继续在美国上市，没有关系。

**王轶君：**关键是我们这边的证监会和他们那边的证监会是对着干。从我们这边的角度来讲，我们考虑信息安全的问题，不想提供给他们审计的底层材料。他们认为不提供底层的审计底稿，就不能在那里上市。

**徐明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概股已经在美国完全丧失信誉，让这些企业到香港上市，香港就是失信企业的集合。

**潘英丽：**现在是把最好的企业先拉到香港上市，没有坑蒙拐骗的企业到香港上市。

**徐明棋：**要到国内来上市。

**潘英丽：**要考虑到国内市场承受能力，跟基金的进入，资金的供给和股票的供给要匹配。

**徐明棋：**好的企业到哪上市都没有问题。

**潘英丽：**把中概股全部赶出去，对美国市场也不利。



**乔依德：**我个人觉得法规还是有一点余地的，比较模糊，提了一些条件。本来证监会跟他们有一个合作，证监会和他们联合审计，这个是未定之数。一个是大选以前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谈，大选以后就算特朗普当选，有些事情也不会像现在一样。

**徐明棋：**特朗普如果再当选，他不会那么疯狂了。

**乔依德：**现在这三个月几乎没有办法弄。

**徐明棋：**总体建议，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一定要有战略定力，不要顺着特朗普去做，如果他这一拳打空了，你为什么要还击呢？现在特朗普为了大选，有的拳挥出来并没有伤到我们，我们就冷静观望一下。如果我们应对得当，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地位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了。随着美国未来对香港限制越来越多，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作为伦敦、纽约之外稳居前三位的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尤其是香港那些中产以上，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人，如果未来陆陆续续移民，把资产往外转移，香港就失去了支撑。而且疫情导致现在大陆人

---

到香港去的积极性也没有了，香港的经济萎缩面临衰退，对香港的金融发展也会有影响。总体来说，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最开放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地位仍然会存在，但可能是每况愈下的。

**乔依德：**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贡献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便于我们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